

羊

群

[加] 李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羊群



[加] 李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群/(加)李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7988-5

I. 羊... II. 李...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464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特约编辑 卢润祥
封面设计 方蔚楠
美术编辑 杨德鸿

羊 群

〔加〕李 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5 插页 3 字数 371,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988-5/I · 575

定价 35.00 元

高屋建瓴,独树一帜

——读李彦的小说

白 烨

经我所敬重的一位友人的郑重推介,我认真拜读了旅加女作家、女学者李彦近年来的一些小说;感觉到她的作品,质朴的文字里自见内力,平实的故事中别有韵味,凝重而大气,深邃而沉郁;由此也认定,这个在大陆文坛知名度并不甚高的海外女作者,委实别具卓异才情,确乎值得人们关注。

表面看来,李彦的小说既没有什么曲婉的叙事,又没有堪称奇绝的情节,大都是截取人生一段平常事,素描生活某些小场景,淳朴得像是人生纪实,本色得如同生活本身,但读过之后,却让你有芒刺在背或骨鲠在喉的感觉,引动你从作品的故事想开去,寻味有关人性的悄然变异,人生的命运沉浮等诸种深邃而悠远的问题。

要简要概括我对李彦小说写作的突出感受,那就是有意味地发现生活,有想法地表现生活,看似平实的字里行间却闪动着一种渗透人心的力量,那种感染力会让你久久地回味,感觉到作者已将自己融化在作品中,是在用心灵去阐述故事……这可能是李彦小说的主要贡献,也是她高屋建瓴,独树一帜的文学标识。诚然,会有人认为,只要是用心地构思,用意地写作,都会有自己一定的意味与想法,但这里无疑还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别。就拿同在海外的一些写作来说,那种以自传的方式和纪实的笔法记述移民生存现状的作品比比皆是,除去角度不同与内容有别之外,几乎都是一个路子,读来如同相互“克隆”。这在作者方面,可能不无倾吐感受,宣泄情感的意义,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显然在视角的择取,艺术的品位等方面有太多的缺欠。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我阅读一些海外作者的作品常常感到不满的地方。但李彦则明显不同,她对别人如何应对生活,以及如何艰难,并不是很有兴趣,她更感兴味的,是那些隐藏在内里和背后的东西,比如,人生遭际中的心路历程,生活事象里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别人喜于描述新老移

民的生活状态的话,那她更乐于表现移民男女的内在心态。

正是这种内倾式的写作姿态,使得李彦的小说以“不求新而自新”和“不求深而自深”别具韵致,并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思想性”特征来。她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都是这种探求的硕果,这种风格的产物。

像我一直很看重的她的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我虽只读到中文版本的部分章节,但已被那浸透于字里行间的凝重的历史意韵,跌宕的人物命运紧紧吸引。这部主要书写一个家族三代女性在百年历史中命运变迁的作品,一方面忠实地再现了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人们的难以自主的漂浮,一方面又真切地描述了历经沧桑与苦难的人们的坚韧与追寻,因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写人如何被历史淹没、被政治胁迫的故事,还是一个写人如何在人生的苦难与命运的危厄中不放弃、不气馁的故事。人生多难,苦中寻梦,像是两面互相映射的镜子,映照出了中国普通人与中国现代史相互纠结的诸般况味,很令人回味人生和反思历史。这部作品因带有以自家家族历史为原型的意味,所以尽管在十多年前一经面世,就获得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等荣誉,目前却没有用中文全部写出与读者见面,但我相信,这部作品已是一部潜在的长篇佳作,把它放置于中国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之林,似乎一点都不逊色。

我感觉独特而深刻的作品,还有她的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篇小说《羊群》等。《嫁得西风》是写先后移居于加拿大枫城的来自台湾、大陆的女性移民,因同为汉族,都操国语,相互感觉亲近,并在“中华妇女会”的旗帜下聚会与交友,她们在一起,看起来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情爱婚恋的诉说与展现,但看着看着就生出了别的意味,比如大陆北方与南方女性的微妙差异,台湾与大陆女性的显著区别,而在这种碰撞与磨合中,“中华情”渐渐成了联系所有人的一根纽带,使得大家都慢慢聚拢起来,相互进行帮助,开展公益活动等等。作品通过这样一群女性,既给我们揭示了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政治背景的人们的所长与所短,又通过海外小城这样一个舞台,去验证,去向我们展示这些存有诸多不同的人们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必要与可能。在我看来,“中华情”无形中构成了作品的“眼”,它意味深长地告知我们,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亟待开发的和超越许多障碍的精神与情感的内在资源。

《羊群》这个中篇小说,以一个加拿大小城华人基督堂发展教徒和争夺教职的经过,揭去了罩在这个场所的神圣面纱,让人看到了冠冕堂皇背后的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几个人物,几段故事,就这样顺流而下地牵扯出有关人的精神世界

现状的大问题,很让人为之惊醒,为之思索。

既葆有想法又深藏少露,注重用细节表现故事,用故事体现意味,是李彦小说写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像《嫁得西风》,在一次次聚会之中分别讲述不同女性人物的各自故事,整部作品就人物个性的丰繁而言,称得上是春兰秋菊,姹紫嫣红,而这种“异”与“繁”的充分展示,又使尔后的“同”与“合”,显得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宝贵。比如《羊群》,不同的移民抱着不同的意图走近华人基督堂,在表象的“成群”之中,内里又各各不一,而杨玉清面对教众的内心剖白,从个人的转信基督的角度,解答了现场提问者的心中疑惑,也解读了许多人转变信仰的内中原由。这里,个别中内涵了一般,具象中包孕了理性,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不露斧迹。在小说技法上最为精彩也最具李彦特点的,还是那个《地久天长》的小短篇,不长的篇幅其实就是两个小的细节:某乘客在去往林区的飞机上,三年前就曾看见老飞行员在用手电朝着地面晃动,因为妻子在地面要看;如今又见他向旷野晃动手电,问起缘由,他说妻子在那里长眠。两次见闻,间隔三年,而飞行员说他 20 多年来就一直这样做着,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所包含的那份深沉又执著的情感,真是无以复加,无以言表。20 多年坚持不懈地往地上晃动手电,20 多年持续不断地在天上惦念地上,实在当得起“地久天长”这样的隐喻,甚至是这个词汇最合适不过的注脚。还有《毛太和她的同学们》的短篇,作品里那个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加拿大老兵对中国女性莫名其妙的情有独钟和孜孜追求,颇令读者不解,直到小说结尾,当老兵提及那个躺在蓝天下,瞪大了一双黑眸的年轻的中国女兵时,人们才猛然悟出了战争给参与者及其人类带来的深重影响。李彦的作品就是这样,作者从不跳将出来议论什么,宣示什么,只是单靠故事本身去说话,只靠人物本身去表现,而这样显现出来的意思与意味,显然要丰厚得多,氤氲得多,隽永得多。

我看好李彦的小说,是因为李彦的写作自有所长,别具一格,而这在旅居海外的作家中确属卓尔不群,难能可贵。我接力着友人的郑重推荐把她再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是希望喜爱她的读者越来越多,从而使她的小说写作越来越自信,她的创作道路越走越广阔。而这,对于提升海外华文写作的水准和扩大华文文学的影响,也不无其积极的意义。

2007 年 8 月 13 日于北京朝内

目 录

代序:高屋建瓴,独树一帜	
——读李彦的小说	白桦 1
中篇小说	1
羊群	1
短篇小说	48
毛太和她的同学们	48
杏树岭	59
地久天长	77
散文	80
忘年	80
宝岛印象	86
诗	90
重逢	90
长篇小说	92
嫁得西风	92
附录	329
时代的气息 经典的美感	
——读李彦的作品	吴华 329
从《红浮萍》到《嫁得西风》	
——读加拿大女作家李彦的中、英文	
小说	陈瑞琳 333
李彦:写作使我的心灵获得平静	
易虹	340
李彦:中英文轮番上阵,讲述中国故事	
舒晋瑜	344
后记	李彦 349

1.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可这是洋人的地面儿,一切只能从简。晚餐就吃家乡饭,羊肉泡馍。虽说这里的羊肉不能跟中国的比,太膻,但大碗里漂了一层鲜红的辣椒油,翠绿的香菜末儿,也就压下去那股子腥臊味儿了。

杨玉清伸长细脖子,伏在碗上,吸溜吸溜快活地吞咽着。“赶紧吃吧!等会儿牧师就来了!”见妻子仍在忙碌,他抬起脸提醒道。

牛红梅端起碗,才扒了两口,忽然想到了什么。“对啦,还有个事,得商量一下。咱买下这房,钱更紧了。以后做奉献,该减少点了吧?”

杨玉清将一片羊肉塞入口中,细细嚼着,没马上回答。基督徒有奉献义务,做礼拜时要捐钱,数目多寡,全凭自觉。若按《圣经》中要求,应将十分之一的收入献出才对。可他们夫妇收入不高,又要供养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因此一直未达到这个标准,加上新近才买了一所房子,连要维持原来的奉献数目,都会使本已拮据的生活,似雪上加霜。

牛红梅见丈夫沉默不语,哼了一声道:“我就不信,那些有钱的台湾人,真的都献了十分之一!”

杨玉清用手背擦掉鼻尖上渗出的细汗,才慢条斯理开口道:“献多献少,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交流。谁表现如何,神那里都清楚。”

牛红梅已三口两口吃完,匆匆撂下碗筷,动手收拾起客厅来。先将茶几上乱摊着的杂物清理掉。靠墙摆着的长沙发,是从路边捡回的,弹簧老化失灵,人坐下去要想再起来,可得费点劲。灰色面料也太陈旧,用一大幅天蓝色尼龙窗帘把沙发从头到脚罩住,看上去便亮堂了许多。牛红梅暗自思量,这沙发也实在太寒

酸,若手头宽松些,就该先换了它,然后再添几件像样的家具。乳白色的落地灯倒还雅致,但四十瓦的灯泡,略嫌昏暗,翻出只一百瓦的临时换上。墙上的温度控制器,也顺手调高它几度。

刚拿起梳子整理烫成小卷的披肩发,门铃便响了。镜子中再瞄一眼,柳眉入鬓,凤目斜挑。可惜岁月不饶人,鬓边已滋出几根耀眼的银丝,年来视力也骤然下降,方才切个肉丝,都须眯细了眼,才瞧得准刀口。

“哎呀,牧师,你可是稀客哟!”牛红梅朗声笑着拉开门,迎面卷入一股夹着雪花的冷风。下午接到牧师要来家访的电话,夫妇二人便估计,他定是前来祝贺他们乔迁之喜的。

红光满面的朱牧师微笑着,厚实的身躯便深深陷入沙发。他是香港人,讲起国语来,除了常挂嘴边的几句祈祷词外,别的却像两岁孩子学话。为了沟通,今天他特意邀了教会中的长老侯教授作陪。侯教授虽然来自台湾,但因娶了广东籍妻子,能听懂广东话,所以常替朱牧师充当翻译。

近两年,从中国大陆赴加的新移民源源不绝,到达枫城不久,许多人便投奔到华人基督堂的十字架下。眼见得操国语者人数剧增,已经打乱了教堂里长期由广东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前晚开会,几个长老一致认为,根据新形势,应该启用大陆移民加入领导层才对。二人今晚踏雪来访,旨在敦请杨玉清接受“长老”的提名。

寒暄过后,待来客讲出此行目的,主人夫妇很觉出乎意料。杨玉清五十出头了,做了几十年书呆子,还是头回遇到有人请他当“官”,心里翻腾,面上却仍端了知识分子的矜持,清清喉咙,正正神色,才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说道:“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很感激。但是哩,我皈依基督的时间不长,灵命还浅,恐怕会辜负大家的厚望……”

朱牧师见杨玉清推辞,便咧了嘴笑着打断他:“嗨呀,不要讲啦!我知道的,你很好哇……”

侯教授也眯了眼笑着帮腔:“时间长短,不算数嘛!有人听了一辈子讲道,灵命就是跟不上去。你进步很快,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牛红梅给来客一一斟上茶水,才拽了把椅子坐到丈夫身旁,拿起小刀削苹果皮。“我说啊,你们可是挑错人啦!老杨笨嘴拙舌的,哪能胜任长老的要职啊!”

话虽这样说,牛红梅却掩饰不住心头喜悦。二三百人的教会中,长老的位置屈指可数,唯有灵命深,根基厚者,方可当选。这种职位向来为港台移民所垄断,

老杨若非德高望重，岂能从众多大陆移民中脱颖而出呢！然而，牛红梅又不太情愿丈夫接受长老提名。老杨虽然做到了博士后，但工作难找，如今隐瞒了学历，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小公司里寻到一个技术员的位置，薪金不高，位置不稳，整天要看老板脸色，哪有精力多管闲事呢！

她自己呢，虽然有的是空闲，但想在教会里谋个职，也非易事。都笑大陆如今有局级和尚、处级尼姑之说，这教会里，还不是也分着三六九等！主任牧师和副牧师，年薪数万还不用交税，但必得是神学院毕业生且为男性方可，她是连门儿也没有。秘书的职位，倒是不论学历，钱也不少拿。可这种好差事，多少双眼睛盯着，得凭关系。大陆移民根基浅，哪里轮得上？至于长老呢，先不说那是个有名无利的头衔了，身为女性，连被提名的资格都没有！唯一一个不分男女不讲学历又有报酬的职位，是传道人，只要口才好便可。牛红梅私下的心愿，就是争取将来被委派为传道人。她深信，凭她的才干，多少只迷途的羔羊，也能让她牵到主的脚下！从这点讲，若是老杨当选为长老，在教会里能说得上话，也许会有利于自己的前途发展。

此刻，教会首脑亲自登门礼贤下士，牛红梅颇为兴奋，也想趁机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智学识，给来客留下个与众不同的好印象，一时间便忘了天高地厚。“对啦，牧师，我还要给你提个意见呢！”

朱牧师一愣，扯平了嘴角。侯教授也觉好奇，侧过脸来静听。

牛红梅放下苹果，拍拍手，挺直腰，一本正经说道：“你每次给大家讲道结束时，都要献上几句祈祷词。你总是说，‘愿上帝的天国早日降临，愿上帝给你们带来恩赐，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样说，是错误的！”说罢一挥手，抿紧薄唇，扬起眉梢，静观牧师反应。

朱牧师脸红了。他虽贵为牧师，肩负着放牧数百只羊羔的重任，但不过是个三十挂零的年轻人，从神学院毕业后来枫城就职，仅两年有余。因怕人欺他资历浅，平日便总板了面孔，不苟言笑，遇事有意专断，做出老成模样。岂料这个连《圣经》都没通读完的女人，竟敢给他挑刺！

侯教授抿嘴一笑，扭了脸去看墙上一幅红红绿绿的斗鸡图。内心深处，他对朱牧师也不满。眼下教会里聚了百多名讲国语的信徒，却没个讲国语的牧师。按照编制，本堂完全可以聘用一位副牧师。然而几位长老先后推荐了数位申请者，却不问青红皂白，一概遭朱牧师否决，他还声称用不着多此一举，自己可以学

讲国语。咳，纯属嫉贤妒能嘛！大家怕伤和气，只能装傻。也只有牛红梅这种人，才会去捅马蜂窝！

杨玉清虽未做声，脚趾头却不安地在地毯上来回挠搓。他心里也赞同妻子的说法，可是当众鸣放，一点面子不给人家留，毕竟欠妥。

短短几秒钟，朱牧师已恢复了镇静，他梗着脖子用艰涩的国语争辩道：“我没有错哇！《圣经》上，是那样讲的！‘愿上帝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嘿嘿！”牛红梅眯眼一笑，抬起下颌，拉长声音道：“为什么说你错呢？听我细细讲给你听吧！的确，《圣经》上是那样说的。可《圣经》上那样讲，是因为那是记录了耶稣的原话。耶稣是谁？他是神，是与上帝一体的！他有权力那样讲，你有吗？你朱牧师，不过跟我们一样，都是凡人呀！你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上？你应当说‘愿上帝给我们带来恩赐，与我们同在’才对！”

朱牧师不服气，情急之下，换了广东话，滔滔不绝起来。牛红梅一句也听不懂，着急地追问：“你说什么？你慢点说呀！”杨玉清在旁连连摇头，示意妻子罢休。

侯教授灵机一动，想出个借口，拿出来打岔：“对啦，杨弟兄，现在教会里有这么多新来的慕道者，你看，能不能找时间，来个现身说法，用你信主的生动事例，启发一下大家呢？”

杨玉清对自己的口才缺乏信心，连连推辞。牛红梅见状着急，回过头来鼓励他道：“怎么不行？你的口才，比多伦多请来的那些传道人一点不差！即使说不全，也还有我做补充嘛！”说完，又转头对朱牧师接着道，“其实，你讲错的还不只那一句呢，你应当听我一条一条都告诉你。”

朱牧师还未消气，鼓着嘴不语，白了她一眼，心里暗道：这女人，真是不知自己属老几！

那晚送客出门后，杨玉清嘟囔着，埋怨妻子总爱得罪人。“主教导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要俯就谦卑。你这样子，哪像是基督徒应有的表现？”

牛红梅正在抬手把温度往低处调。丈夫是个书呆子，哪能什么都跟他讲。她随口辩道：“咱们既然信了主，对人就要真诚！给牧师提意见，也是为了教会的发展壮大嘛！”

2.

星期天的布道结束后，恰逢每月一次的“免费午餐”。今日到场的人数颇多，

许多都是新面孔，拉家带口前来聚会，熙熙攘攘挤满了教堂地下室大厅。长桌上摆了几大盆热气腾腾的洋葱炒饭、豆芽炒面、什锦蔬菜、油炸鸡块，外加冷热饮料，均为几个开餐馆的教徒所奉献。

牛红梅跑前跑后张罗着，一面带领老教徒摆放桌椅，一面热情招呼新来乍到行动拘谨者。待大部分人排队取了饭菜，找座位坐下后，她才盛了两盘炒面，寻觅丈夫。

在大厅一角瞥见了杨玉清瘦高的身影。他正摆动着双手，对一个粗眉大眼，面色赤红的矮壮青年说话。牛红梅凑过去，注意到那个听他说话的青年，显然心不在焉，只应付着点头，却又不好意思走开，目光总往桌上的饭菜那边溜。她及时打断了丈夫冗长的演说。“老杨，先吃吧，吃饱了再讲！”

片刻后，矮壮青年端着盛得满满的盘子，来到牛红梅对面坐下，捏了块鸡腿大口啃起来。牛红梅见了，忙伸出手阻止他。“先别吃，还没谢恩哪！”

矮壮青年停住咀嚼，四面望望，才发现周围人只是谈笑，尚未动手。他不好意思地自嘲道：“一到星期天，我就睡懒觉，到现在还饿着肚皮呢！”

听他口音，似是南方人，牛红梅正欲询问，却听朱牧师洪亮的嗓音响彻了大厅。矮壮青年照牛红梅模样，将手端放膝上，垂了头，听朱牧师向上帝发出谢饭词。

杨玉清喝了口饮料，便为妻子介绍那矮壮青年。他叫马立新，正在枫城大学读博士学位。枫城虽是个小城，但聚集着三所大学，每年都有好几百中国人来此读研究生。这些年中国富裕了，缴着高昂学费读本科的学生也人数大增。

牛红梅打量马立新，看他也有三十出头的样子了，便关心地问他成家了没有。马立新眼睛躲闪着，露出些许尴尬，叹了口气，盯着手中筷子说：“我们，前不久才分手。”

牛红梅马上猜到，他定是心情郁闷，才来教会散心的。正待打听个仔细，杨玉清在桌子下面悄悄碰了她的腿一下，及时转移了话题：“如今国内形势，让人揪心哪，福音传播不开，各种邪教却四处泛滥。刚才小马说，他家乡闽东一带的老百姓，如今都信什么天道教！”

牛红梅好奇地问：“天道教？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是信的哪路神仙？”

马立新回道：“济公、观音、关公、妈祖，都供啦！”

牛红梅连忙用手捂住嘴，才没将饭菜喷出。马立新解释道：“你别笑。老百

姓也是精神苦闷，有病乱投医嘛！”

牛红梅将口中未嚼烂的胡萝卜匆忙咽下，正色道：“那些都不是真神！真神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

马立新反驳道：“可我们中国人，当然还是看着黄皮肤黑头发的神更顺眼啦，洋人的神嘛，总觉得别扭！”

牛红梅放下筷子，准备好好开导他一番。“在国内，人人要依靠组织，在国外，各种各样的团体五花八门，但只有教会才是真正能帮助你地方！”

枫城不大，华人仅数千之众，历史最为悠久且人多势众的组织，当属“中华会馆”，馆员多为广东籍移民，祖先在百多年前便来异邦开办餐馆洗衣房。逢年过节，舞狮子赛龙舟，卖小吃唱大戏，弘扬中华文化，全靠这些人张罗。

七十年代，从台湾来了群士大夫阶层人物，“知鹤轩”应运而生，号称“华人精英”团体，只接受在北美获得高级职称者。不想“精英”二字惹恼了另一拨人，从此仙鹤们聚会进餐，竟难以在枫城找到一家坐得安稳的中餐馆。

除此之外，还有以职业女性为主的“兰馨园”，园内环绕着一群衣香鬓影的白领丽人；有专收祖籍台湾人士的“台协”，连在岛上出生的外省籍后代也拒纳；至于大陆来的呢？也分了四五个组织，各行其是。

牛红梅将华人各个山头介绍了一遍，然后声言，这些团体，没有一处胜得过基督教堂，此处不分党派，收罗八方好汉，全无门户偏见。大陆闹水灾，台湾闹地震，大家都一样掏腰包搞捐献。

这里正谈得热闹，却见侯教授慌慌张张地朝他们走过来。“杨弟兄，牛姐妹，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一下！”他坐到两人身旁，“你家里有没有空房出租？能不能让毛小鹰和她儿子暂时住一段？”

“毛小鹰？她怎么啦？”牛红梅脑子一转，才想起有两三个星期没见那个白白净净的苏州女人来教会了。

3.

毛小鹰一年前带着五岁的儿子来加，与丈夫团聚。没想到四年不见，本就生性粗鲁的丈夫变得更加浑不讲理了。

男人在一家小公司做电脑程序员，钱虽不多，但也够用，可去食品店购物，从不许毛小鹰挑选可口的蔬果，只准买胡萝卜土豆洋白菜这类便宜货。若是毛小

鹰自做主张为儿子拿了什么新鲜吃食，他必得扔回架子上去。对自己呢，他可不亏着！好几十元一瓶的白兰地，两顿就喝光，高档皮鞋一双不可心再来一双，色情录影带一盘接一盘租来看，从不吝惜。

儿子下飞机后，倒不过来时差，晚上不睡，挨他一顿揍。儿子出水痘，夜里痒得哭啼，他嫌扰了他梦境，将母子俩撵到客厅沙发上睡。隔了门还是能听到哭声，冲进客厅又是一顿老拳。毛小鹰出国来一时找不到工作，要靠他养活，他觉得吃了亏，便整日骂骂咧咧，将她当老妈子使唤。他在家中横草不拿竖草不沾，每日上班要穿熨烫笔挺的衣裤，还规定三餐定点准时开饭，且必有荤腥。稍有差池，就掀饭桌，上拳脚。

新移民在国外，没有七姑八姨的亲戚可以走动。毛小鹰这里，无人帮她出气，只有忍气吞声受着。后来侯教授听说了毛小鹰的难处，恰好他系里的生物实验室要聘一名杀母老鼠的实验员，便为她说情，谋得此职。月薪虽仅一千元，且每月发工资次日，男人便催她交出四百食宿费，但好赖还有剩余的六百元可供她自由支配。

毛小鹰对侯教授感激涕零，星期天便常跟了他去教会听布道，去教会就像回娘家一样。苦大仇深的人，最易接受主的救恩。前不久过圣诞节时，便决了志，表了态。

那男人自始至终反对她去教会，嫌她去那里浪费时间，耽误了给他做饭。毛小鹰决志的前夜，男人在家摔盘子打碗，差点连电视也砸了，折腾了一宿，逼她悬崖勒马。可毛小鹰信主的意志已决，再说新近有了组织依靠，硬是挺了过来。天亮后擦干泪水仍去了教堂。

然而当天下午回到家，男人就接着折磨她。身高一米八，体重二百磅的大汉，对付她就像老鹰抓鸡，把她踢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儿子哭着要拉妈妈起来，也被他一掌拍在后脑上。

夜深人静时，毛小鹰含泪靠在床头，默默向上帝祈祷。男人吃完毛小鹰做的饭菜，打着饱嗝走到床边，在她眼皮子下用两手比划了一个下流手势，便开始脱衣裤。男人每次要上床便打那手势，不曾给过她一个笑脸，一句好话。她心里委屈，但惧怕男人，从来只迁就顺从。可今非昔比，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忽地一下从床上坐起，瞧了男人道：“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了，不想再做你的便盆！哪怕你现在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我都能接受，只求你别再动我一下！”

男人愣了几秒钟，才醒过味儿来：“哈，你当着信了上帝，腰杆子就硬啦？好哇！不让老子干，就他妈滚出去！”

男人不由分说，抓着毛小鹰衣领，把她拖到屋外，反锁了门。毛小鹰敲了半天，楼道里有邻居出来看，臊得她无地自容。无奈只好离开家，摸黑往校园跑。进了教学大楼，浑身上下已冻成一块冰。又发现身上没带钥匙，进不了实验室，只能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来回转悠。过了不知多久，巡夜的校警发现了她，一番盘问，她连说带比画，好歹才让人家弄明白了，她是被丈夫撵出家门的。

校警开车，将她带到一个戒备森严，有三道铁门防守的大房子里，安置住下。待到天亮，来了几个洋女人，围了毛小鹰问长问短，然后拉上她坐出租回家，男人不在，毛小鹰收拾了些日常用品，带上儿子，稀里糊涂跟着洋女人又重返铁门。

几天下来，毛小鹰才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里是“受虐待妇女庇护所”，专门接待与配偶吵嘴打架后无处容身的妇女。这里食宿免费，还可接受心理咨询、法律援助。

洋女人说，她有权向法庭起诉，控告她丈夫虐待罪，将他绳之以法。

毛小鹰手忙脚乱地翻着字典，告诉洋女人，她只想离婚。男人虽然伤透了她的心，但毛小鹰念他出身贫寒，从底层挣扎到如今不易，还不忍毁了他前程。

洋女人说，要离婚，需先分居一段时间，才能申诉。但根据加国保护儿童的法律，她儿子则必须跟她丈夫隔离。

接下来的日子，毛小鹰发现住在庇护所里实在不便。这里距孩子上学和她上班之处颇远，每日花在公车上的时间近三个小时。迟到早退自是难免。庇护所里又住着各色人等，似乎人人都神经不正常。那些女人都操着让人难懂的语言，平日里常莫名其妙冲她发火，还动不动就在深夜里尖声怪叫，吵得她难以入眠。

改天上班时，隔壁实验室一个中国人问她，你看到没有，你的老板在发电子广告招聘实验员呢！她惊出一身冷汗，遂想起老板近几日碰上她时，目光躲躲闪闪，似不大自然。毛小鹰虽然心细手巧，每天能在显微镜下给几十只母老鼠剖皮开刀，剥取小米粒似的卵巢，但她英语差，必须靠勤奋苦干，才能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差事。她想离开庇护所。然而去哪里栖身呢？

洋女人得知她想走，便警告说，她自己爱去哪里，随便。但她若是领着儿子回到男人身边，则是犯法，庇护所为防止她儿子受虐待，会把她儿子送到一个加

拿大人家里生活,强制实行母子分居。

毛小鹰无奈,只得求侯教授想法,帮她在大学附近租一间屋,让她母子二人安身。

侯教授家里,房宽地敞,有的是空屋,可他年逾九十的老母与他同住,有洁癖不算,还怕儿童吵闹。最后他想到了也离大学很近的牛红梅家。牛红梅才买的房子虽然不大,但他们的女儿在温哥华读书,很少回家,空房间肯定是有的。

4.

午饭时抽了个空,侯教授把毛小鹰带到牛红梅家来看房子。一进门,只见过道里、客厅中,到处都摊满了乱七八糟的旧物。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台灯、电视、收音机,让人无处下脚。牛红梅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人家扔掉的,她在家鼓捣着修理好,送给新移民,也能变废为宝呢!

说完,便领他们下楼梯,去看那间匆匆收拾干净的地下室。全部摆设,就是两张摞在一起的旧床垫,一个五斗橱,一张铁皮桌,一把塑料椅。露出地面的半截窗户,反射出雪地里耀眼的白光。

别看简陋,若按市面行情,这地下室要个四百元租金都不算多,但牛红梅同情毛小鹰遭遇,一横心,道:“这地下室反正也是空着的,都是主内姐妹,干脆,你们就不用交租金了!”

毛小鹰觉得不合适。二人推让了一回,侯教授打圆场说,那就交二百吧。于是定了下来。毛小鹰自是千恩万谢,住下后,每日早出晚归,去幼儿园,上班,忙里偷闲,还总帮牛红梅做些清扫厨房客厅的工作。几天下来,二人已亲密无间。

没过几日,法院的传票就正式下来了,宣毛小鹰和丈夫到庭。那天牛红梅开车陪了她去。进大厅见到她丈夫,毛小鹰浑身就抖开了。那身高体壮的山东大汉沉着脸,咬着牙巴骨,摆出下山虎的架式。然而法庭根本就没给他留下任何申辩的机会。庇护所的洋女人把她们搜集到的毛小鹰儿子曾挨打的证据念了一遍,法官便判决那男人六个月内不许接触儿子,并勒令其参加学习班,接受心理辅导,以观后效。前后不过十分钟,就散庭了。男人气得跺脚骂娘。幸亏法官不懂中文。

毛小鹰满脸失望地对牛红梅抱怨道:“唉,我想要的,只是离婚。她们弄成这种样子,今后儿子全归我一人照看,不是更加重了我的负担嘛!”

这时,庇护所的洋女人走过来,递给毛小鹰一张纸,让她在上面签名。洋女

人难掩她的志得意满：“你这件案子，是新移民的突出典型。我们将上报省政府有关单位，引起他们注意。”

毛小鹰正生气呢，见她们要拿自己的伤心事去邀功请赏，便赌气不签。洋女人无法，悻悻离去。

牛红梅一时语塞，竟不知该如何安慰毛小鹰。那种男人，她是死活瞧不上眼的。若放在她头上，恐怕早早就离掉了。可是身为基督徒，她怎么能劝说别人离婚呢？《圣经》里说得很清楚：男人若犯下了奸淫罪，才可离开他。至于女人要犯下什么罪才可离婚，却未讲明。

“办什么事，还是得遵照主的旨意，否则神那里是通不过的。”她只好敷衍道。“老杨对《圣经》的研究比我细多了，今晚听听他的意见吧。”

那天是星期四，杨玉清自信主以来，就自行规定将这天作为自己的禁食日。他读到过《旧约》中记载，犹太人先民每年都在七月十日禁食一天，以表示对上帝的虔敬。他很受启发：是啊，人要为上帝付出之后，祈祷时才更有资格面对上帝。于是也开始仿效犹太人的规矩。

可是这规矩在家中才执行了两次，牛红梅就受不了那个洋罪，打了退堂鼓。“没听说教会里其他人禁食，还不是一样祈祷！”说归说，牛红梅毕竟是贤妻，为配合丈夫禁食，逢星期四便从不举炊，只胡乱往口中塞些面包，灌些冷水便罢。

老杨下班回到家，已是一整天滴水粒米未进，面色憔悴，双唇焦干。听牛红梅对他说了法庭判决的事，老杨也不语，径自往卧室中祈祷去了。待大家都收拾停当，杨玉清和牛红梅才一起下到地下室，去开导毛小鹰。

“婚，是不能离的。”老杨神色严肃，对毛小鹰开口道，“主说，妇人应顺服她的丈夫。”

毛小鹰想不通，头一摆，斜了眼看墙。“难道他打我，我也该顺服他吗？”

“你应当像主那样，以善制恶，以德报怨。主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就给他右脸，人家抢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一起脱下来给他，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这样才能感化恶人。”

毛小鹰真想问，人家强奸我一次，我也该让人家强奸两次吗？但她到底没好意思说出口，只叹道：“唉，做个合格的基督徒，也太太难了！”

“不难！”牛红梅及时安慰她道，“主的教导，有些一开始不明白，但慢慢体会，才能感到神的伟大。”